

双重文化视觉下的中国与美国

——美国华裔文学第一人李恩富作品初探

● 林 静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留美幼童李恩富几乎一生都致力于为在美华人争取自由平等权益。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童年》是华人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作品,出版之初便被赋予了挑战种族歧视和建立跨文化身份的使命,也被称为华裔文学的开山之祖。而他的另一作品《中国人必须留下》更是排华法案时为在美华人争取平等人权的新闻名作。李恩富作为第一代移民,他的作品在为中国人正名的同时,还体现着两种文化的碰撞,对中美两国的关注视角与思考方向都是相对独特的。

【关键词】留美幼童 美国早期华裔文学 排华法案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036(2017)02-0021-03

DOI:10.14054/j.cnki.cn23-1120/c.2017.02.010

美国华裔文学兼具中国与美国的两种文化元素以及民族元素,既是二者的结合体,也体现着这两种文化各自的独特之处。美国华裔作家身上具备较强的文化感受力,主要得益于其独特的文化身份以及生活经历,他们自觉的将自身定义为“他者”的地位,对自身的民族属性以及文化属性有着清晰的认识。在这个背景下,他们将切入点定为华裔群体在中美文化碰撞中的状态,立足于自身的存在状态,展开了理性的思考。

李恩富作品《我在中国的童年时代》(1987)被定义为里程碑式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是这一时期此类文学创作的先驱^①。该书用自传体方式描写异国风采,满足美国人看东方的需求。从这本书及其时代背景可以窥视十九世纪美国华裔第一代移民他们眼里的美国 and 回忆里的中国。

一、李恩富创作背景与创作动因

追本溯源地解析美国华裔文学,可以发现,早在十九世纪末美国华裔文学便逐渐兴起,在发展初期,主要是以故事、歌谣为主的口头式的移民文学。李恩富(英文名 Yan Phou Lee)的自传体作品《我在中国的童年》(原名 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便是美国华裔文学第一本,且是最具备代表意义的一本自传作品。从根本上来讲,这本自传作品具备双重意义,既在中美文化的交融方面发挥出了奠基式的作用,也成功的开启了美国华裔文学传统的新篇章。唯有对自传文体性质、写作背景、个人背景、社会背景有一

个清晰而准确的把握,才能够科学的认知美华文学创造的发展轨迹。

(一)李恩富所经历的中美两国社会背景

在 1844—1882 年期间,广东农民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赴美打工热潮,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受到美国加州金矿开发的鼓舞,一方面是中国战乱背景下的无奈之举。华人就此沦为美国筑路的“苦力”。后又因语言交流存在障碍、金矿规模逐渐萎缩、外国矿工征收等原因的影响,华人进一步转向边缘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始于 1868 年蒲安臣条约的签订,在这部歧视性的政策中,华人被剥夺了获取美国国籍的权力,仅仅能够在美国居留。加之美国萧条的经济大环境让美国人夸大了外来华裔劳动力涌入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比如出于对工作机会竞争情况的考量而排斥新移民,也不想在新移民英语教学方面投入税款。这个社会环境使得大多数美国人都强烈排斥华人。《排华法案》的出台,使中美民族矛盾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化,加之美国自身萧条的经济大环境让美国人夸大了外来华裔劳动力涌入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使华裔在美生活进一步恶化,美国各级政府也并没有给予华人社区唐人街必要的扶持与帮助,还将其逼入了更为窘迫的境地。

此时的中国受到英法联军之役以及太平天国等事件的刺激,朝野有识之士发出了“师夷长技以自强”、“船坚炮

【作者简介】林 静(1990-),女,福建莆田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汉唐文学与中国海洋文学。

利”等口号。洋务运动兴起,政府对于实用性人才的呼声越来越高,急需精通西技、周知外情的人才。容闳上书,洋务派重臣李鸿章以及曾国藩的积极促成下^[2],幼童留美计划顺利的展开。此共派出了四批赴美留学的幼童,李恩富(Lee Yan Phou)^[3]便位列其中。李恩富完成美国的学业之后,便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自由人权奔走历程。李恩富被视作在美华人的代言人,创作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章作品。

(二)创作动因初探:为华人正名

李恩富创作的直接动因是1887年波士顿的洛斯罗普(Lothrop)出版社邀请他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4]主观上深入探析,他创作则是在排华的历史社会氛围中为华人正名。

华裔美国人为美国,特别是西部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为美国建设了横穿东西的铁路系统。华工劳作长时间高强度,报酬却极低,任劳任怨却没有获得美国社会的认可。白人仍为其贴上了犯罪卖淫失业贫困的标签,持有仇视情绪^[5]。19世纪中后期美国白人大众文学中常常有妖魔化的华人形象。布莱特·哈特(Bret Harte)《异教徒中国佬》(The Heathen Chinese)发表于1870年,讲述了一个名叫阿辛的异教徒中国佬,操着一口洋泾浜英语,为人阴险。作品通过他在赌局中的作弊行为描写他狡猾奸诈的性格。此后,背后玩阴招、表面畏畏缩缩的,说话还伴随着结结巴巴的英语成为华人的文学形象,常作为配角或小角色出现在美国各类文学作品中。《中国独身行》(Alone in China and Other Stories,1896)作品中,中国人形象就是操着洋泾浜英语,不尊重女性,杀害女婴残杀妻子,不讲卫生吃老鼠肉^[6]。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也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不尊重公平竞争的规矩,还将“劣等的民族”这一标签贴在了中国人的身上。他的小说《黄手帕》(Yellow Handkerchief)中提及:“因为中国人和我们的种族不同,我知道他们不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7]总之,19世纪西方社会文化中两种典型的华人形象就是:一是木讷、懦弱、隐忍、卑微,不会勇敢的反抗白人的欺压;二是丑陋肮脏、凶残狡诈,不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社会上排华的呼声越发高亢,到了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史上第一个限禁外来移民的法案——针对华人的《排华法案》。

相对于当时华工在美国的艰难生活,李恩富在美国并未受到种族歧视的影响。^[8]毕竟李恩富是受了高等教育,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留美幼童,社会地位同大多数华人(即华工)不同。李恩富成功的融入东北新英格兰地区的美人社会并和白人女性结婚,但美国社会中流行的对中国的偏见和种族歧视还是令他不快。作为一个华人,李恩富具备强烈的认同感,身体力行为华人正名。《我在中国的童年》这本带有回忆录、自传体性质的书是向美国社会全方面介绍中国,扭转美国人对中国人不良印象。而《中国人必须留下》这篇社论是他直接向美国本土为华人争取自由、谋取权益开出的一声炮响。

李恩富在《我在中国的童年》中并没有直接明了地为“中国文明”辩解,也没有枯燥地旅行手册一样地解释中国民俗文化。他利用回忆的形式,用详尽的细节描述出十九世纪中国的家庭生活、文化习俗等。李恩富的自传,站在华人的视觉上,创作于美国排华浪潮最严重的时刻。所以,他在介绍中国文化时常常有不可避免的主观称赞之词。他把穷人之间的互相帮助称赞为“社会美德”,他在描述中国人不提倡西方人认可的娱乐方式之后,特地补上一句自己对此的观点——“我认为他们是正确的”,他在写完对父亲的印象之后还加一个评价“他的确是个善良的好人。”李恩富在此时向美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维护华人正面的形象具有积极进步意义。当然,李恩富也并没有极力片面维护华人和中国社会。作为经历了美国现代文明的人,李恩富对比了他在美国的生活方式,在书中也批判了中国人的厨房不卫生、市场脏乱差等相对落后的生活习惯。教育方面,他也不掩饰中国无论是家庭还是私塾教育都有对儿童的天性和人性的压制等。

李恩富的另一个代表作是社论《中国人必须留下》^[9],这篇文章在美国《北美评论》(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35杂志1889年4月发表,是对《中国佬必须滚回去》(the Chinese Must Go)^[10]这篇带有歧视的社论有力反击。在种族主义歧视以及嫉妒心态的主导下,美国西部出现了许多仇视华人的暴力集团,排华暴行也在十九世纪中期高频率的展开,迅速蔓延到美国全境。而第一代华人移民受教育水平偏低,大多数人无法熟练运用英语来对自身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进行呼吁。这篇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人必须留下》通篇对仇视华人的各种言论观点,在《北美评论》登载以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二、李恩富笔下的两国

综合来看,李恩富与美国主流作家、中国本土作家都有所区别。与第二代、第三代华裔作家相比,李恩富并没有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持有过重的焦虑,他肯定自身的中国人身份,又将美国视作第二故乡,同时表达了对这两个国家的不同的感情。

李恩富的自传虽然以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为主,但是其中夹叙夹议中美差异中有非常多对美国的描写。面对美国现代化城市景观,李恩富书中记录初抵三藩市(San Francisco)所见的神奇“现代设施”,华丽而唯美的城市建筑,“最能激发一个人的好奇心,推进对事物的观察”。“美国文明的一面就这样牢牢地刻在我的心上。”在这些平淡语气的描述下,是李恩富作为一个留美幼童对于远赴美国过程中被路劫的感知。对美国人文文明的认识上,李恩富在其出生地广东香山早有接触,出洋之前,李恩富已通过姑父所经营的美国茶叶仓和美国文明有了初次碰触。当时李恩富便对“红头发、穿紧身衣”的外国人群非常好奇,也被“手挽手地走”外国男女相处状态所冲击。他第一次见房东感到窘迫,因为房东“伸出双手拥抱我,亲我。……我

十分窘迫,无言以对。这是我自襁褓时期以来未曾有过的第一个亲吻。”是李恩富作为一个留美幼童对于其临时监护人的问候方式的描述。从客观上来讲,李恩富对于莎拉·威尔太太充满爱意的举动是不理解的,原因在于这一举动是与其印象中中国人的含蓄情感相悖的。

李恩富幼年留美,和后来没有中国生活经历的第二、三代华裔美国作家不同。他的作品里中美两种文化同时作用于他。他的书中有详尽的中国,是他回忆时空里的乡绅家庭与私塾教育。李恩富来自中国广东南部香山县一个破落乡绅家庭,13岁时赴美留学,十二年后大学毕业出版自传《我在中国的童年》。此书共计12章,从作者出生时写起到赴美留学为止。书中,李恩富以赴美前在中国的经历为框架,介绍了中国的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休闲娱乐等,试图让美国读者了解中国,澄清他们对中国的误解。这本书与其说是传记作品,倒不如说是介绍中国文化的通俗读物。

李恩富个人童年在乡绅家庭度过,他的自传中描写中国的家庭生活和教育方式占了非常大的篇幅。甚至用了一整个章节,如第六章“学校生活”(School Days and School Life),来专门讲述了他的童年在私塾接受旧式教育,背诵儒家经典、练习书法的经历。他向美国人介绍中国教育,告诉美国人中国虽然没有“义务教育”,但是乡绅家庭基本都普及了私塾教育,学习识字和儒家经典。在私塾,学生老师尊卑分明,学习纪律严格“清晨六点,课堂里所有的男孩都在声嘶力竭,扯开嗓门大声朗读……大家齐声高喊‘先生’(意思是尊敬的老师)。在李恩富笔下,私塾中先生是严厉的,比如先生在检查背书:“如果不幸第二位同学在背诵过程中忘记了三次,那么他第三次结巴的时候,先生就会失去耐心,用戒尺在他手上啪啪打两下。”。

家庭生活描写上,李恩富呈现了许多儒家传统文化对个人生命和生活的“礼”、“规矩”,或者说是等级观念。称呼方面,在家庭中辈分或年龄上较小的辈是不能失礼地直呼他们长辈的名字,即使受了长辈的责备也“绝不能反驳,绝不能申辩。”就餐这个生活细节最能体现规矩与等级。长幼有序,“长辈没有落座之前,小辈不能就坐;大家都落座后,小辈须用眼色询问是否可以开始用餐,长辈严肃地点头表示同意后,大家才开始用餐”。就餐中还有很多的繁文缛节,如“大家只能从最靠近自己这一侧的碟子里夹菜,要是把筷子伸到碟子的另一边就是违反了礼节。”

三、总结

在对美国十九世纪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初探和李恩富在美国和中国的生活经历以及美国形象的分析,我们或许可以探知李恩富微妙的文化身份、社会认同以及他所处时期美国华裔中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如前所述,他既区别于中国本土作家,又不同于美国主流作家。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笔触,将一个最真实的中国形象传达给美国社会,将积极的中国形象寄寓于其自传作品中,彻底改变美国社会对于华人的片面看法,力求能够帮助华人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可,为美国华裔争取到公平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综合来看,早期的美国华裔自传文学的价值在于开启了华人移民英文创作的新篇章,为华裔作者进军美国文坛积蓄了力量,有力的冲击了美国社会对于华人的消极偏见。除了文学价值外,研究这些早期华裔文学,应该从其所发挥出的作用方面着手,强调对于历史条件的考量。△

[参考文献]

[1]Yan Phou Lee. 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M].Boston: Lothrop, Lee and Shepard Co,2006.(本文部分引用来自本书中译版《我的中国童年》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本)

[2]易舟舟. 若为信念故,一切皆可抛——留美幼童李恩富及其新闻名作<中国人必须留下>初探[J]. 国际新闻界, 2005,(01): 70-75.

[3]中央电视台5集系列电视纪录片《幼童》[EB/OL].2012-08-18.

[4][美]尹晓煌,徐颖果译.美国华裔文学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53.

[5]朱刚. 排华浪潮中的华人再现[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 2001,(06):44-52.

[6]Julia Ralph. Alone in China and Other Stories [M].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 1897.

[7]Jeffery Paul Chan. The Big Aiii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M]. New York: Meridian,1991.

[8]洪叶,王秀丽. 李恩富自传中的华人形象分析[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11):122-125.

[9]YanPhouLee:“The Chinese Must Stay”, in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Vol.148, Issue389, April1889, p476.

[10]“The Chinese Must Go”, Harper’s Weekly:Vol.23 No. 1185,September1879.

□编辑/张明元